

儿时的开学季

朱凌

我出生于经济不够发达的70年代。尽管那时小学的学费在现在看来真是少得可怜,一学期才几元钱。但就是这区区几元钱,还有好多家庭得东挪西借、七拼八凑,我们家也不例外。开学的头天晚上,我央求妈妈将好不容易凑齐的学费拿给我看看。妈妈把皱巴巴的票、角票、甚至分票放到我手上,我用小手帕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后,郑重其事地放到枕头底下,看了又看,才倒头睡下。

开学当天早晨,平时喜欢睡懒觉的我不得等妈妈叫唤,便起了个早,生怕去晚了,会领不到书。事实上,往年的确有去迟了的同学没有领到书。因为班上学生人数临时有增加的情况,导致学校预订的课本不够。虽然过两天学校会把书补齐,但如果真摊上课本迟到那么两三天,那可真不是个滋味。吃罢早饭,我便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、鞋子,背上洗得发白的黄书包,不忘检查书包里是否放有假期作业。老师对我们的假期作业检查得很仔细,以防有的学生为了完成任务而敷衍了事,蒙混过关。

我和顺路的同学们一路结伴,一路飞奔,就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撞进校园,叽叽喳喳,欢呼雀跃。花坛里又开了什么花?树木是否又长高了?我们坐的教室还是原来的那间吗?班主任是谁?任课老师换没换?百般好奇,万般兴奋。到各自的教室排队、交费,办好手续,领好书,我们又快快乐乐地一蹦三跳,结伴回家。一般情况下,会有两天的领书时间,第二天才正式上课。

回到家中,找来几张旧挂历,或是旧报纸,整整齐齐地包好书皮,端正正地署上自己的大名。将崭新的书一本本在鼻子底下嗅了又嗅,前前后后翻了不知多少遍。又到了新学期的开学季,如今的孩子,多是穿着漂亮的新衣服,背着款式多样的新书包步入校园了。开学快乐!

父亲送我上大学

雷亚梅

记忆中,父亲总是背着一个蓝色的牛仔行李包,离家或归来。那行李包早已洗得发白,我不知道父亲背着它,辗转了多少工地。每一次归来,母亲总是给它的边边角角,缝上密密的针线。寒来暑往,年复一年,靠着父亲外出务工赚的钱,我和哥哥得以安心地坐在教室里学习。父亲最大的心愿,就是希望我们两个能够通过读书,走出大山,走出农村。

高考后,我顺利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,成为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。开学的时间到了,父亲从外地赶回家,送我去大学报到。这次回来,父亲明显精神了。他背上的蓝色行李包不见了,换成了一个新潮的红色行李包。他的腰间别了一部时髦的智能手机。酒红色的皮外套,比他脚下锃亮的黑皮鞋还要亮眼。夏天常穿的背心换下了,穿上了浅蓝色的衬衣。新理的板寸头,头发根根抖擞。

搭乘火车时,父亲拖着行李,我去买票,想着省钱,我就坐了坐票。父亲拿到票后,没说什么,但一上车就补了两张卧铺票。躺在卧铺上,火车咣当咣当前进,很快我就睡着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列车中途到站时,借着站台的微光,我发现对面的父亲还没入睡,他说:“高兴呢,睡不着。”

第二天一早,在一片金色的曙光中,我们到站了。一下火车站,父亲就掏出手机给我拍照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,陌生的城市,崭新的人生,一切都像初升的太阳,朝气蓬勃,鲜艳明亮。

报到后,父亲带我购买生活用品。他直接买了一个开学大礼包,生活用品全都配齐了。商店老板对父亲说:“你女儿和你好像,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小姑娘真系靓女。”这一句“靓女”,父亲到现在都记得,逢年过节就拿出来在亲戚面前炫耀。只是后来我才发现,凡是年轻的女孩,在这里都叫“靓女”。

紧接着就要军训,父亲在给我拍完一张身穿迷彩服的照片后,就买票直接回工作地了。军训休息的空隙,我打开手机,看到父亲发来的一条短信:“愿我儿习得十八般武艺,海阔天空。”父亲不会打字,手机只会用来接打电话和拍照,也不知道这句话他是怎么摸索着打出来的。那一刻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为了平缓情绪,我迎着风,狂奔在田径场上。

后来,我从母亲那里得知,父亲为了赶回来送我上学,特意置办了一身新行头,为了帮我记录人生的新篇章,还专门买了新手机,对着说明书,在灯光下摸索使用,直至天亮。还有,那时已经在外打工了十几年的父亲,因为我,才破费为自己买了人生中第一张卧铺票。

一晃,又十几年过去了。父亲当年的那部手机丢了,他为我拍摄的海量照片连同我青涩的青春,一去不返。然而,无论时光如何用力冲刷记忆,父亲送我上大学的场景,反而越来越清晰。“愿我儿习得十八般武艺,海阔天空”,这句话,深深烙印在我心里,至今仍不敢忘。

我的乡村小学

赖加福

叽叽叽,叽叽叽,麻雀们在树枝间叫着,唤醒了酣梦中的我。睁开惺忪的睡眼,一匹红彤彤的霞光从窗外挤进来,站到我的床沿,站到了白花花的墙上。昨晚睡得真香,会不会跟身下的席梦思床有关系?想到这,我又重重地躺了下去。

终于告别了木架子床,真舒服。我从床上爬起来,进卫生间洗漱,然后到阳台洗衣晾晒。自从搬进这间教师公寓,生活上方便了许多。老师来乡村小学工作,不再是外出搞副业的穷酸样;提两个蛇皮袋,一个装被褥,一个装衣物和日常生活用品,在一个村小没干上一年半载,便想方设法卷铺盖走人。临退休的肖老师一句感慨的话说过很多遍:“我们村小也不会比城市差了,还多了一项福利——自然氧吧。”

这个学期开始,我不知不觉上了跑步。早上跑,下午放学后还跑,乐在其中。肖老师调侃我:“操场变样了,人也变勤了哇。”肖老师说的没错,操场铺了塑胶跑道,人跑在上面,脚下有股隐隐的回弹力,跑起来更轻松舒适。

这块操场原来是泥土地面,起一阵风,沙尘便四处闲逛,不客气地在桌上留下一层灰尘,上面可以用手指直接写字。若是下大雨,操场上低洼处容易积水、打滑,一个不小心,啪,人摔了四脚朝天,衣服裤子也湿了大半。

教了几十年书,每当听到上课铃响,便带上教材和备课本,端一盒粉笔,走向教室。现在我去上课都空着手,进教室的第一件事是打开多媒体,点开电子版教材,然后开始讲课。新增的多功能教室,是孩子们喜欢待的地方。在微机室,农村的孩子也能熟练地操纵键盘,与更广阔的世界对话;在自然实验室,同学们跟着老师做实验,别提多用心;在音乐室,平时胆小的刘露,用电子琴弹奏出美妙的旋律;在美术室,调皮鬼刘军用稚嫩的小手,精心描绘色彩斑斓的图画……

那个独臂外卖小哥



刘旭

因工作需要,我接触了不少人和事,每一次都会或多或少在心里留下一些印痕与记忆。见的人和事多了,记忆也会被冲刷、覆盖。但独臂外卖小哥王哲是个特例。时隔近一年,我仍记得他戴着“恶魔”头盔朝我骑行而来,还记得他家门前花池里有一朵迎着风的黄瓜花,像极了他的样子,单薄,昂着头。

我结识王哲,是在去年10月的中国工会十八大上。王哲1991年出生于辽宁阜新,5岁时父母离异。他人生第一次吃糖葫芦,是在冬天的垃圾堆里翻找出半串,一共四粒,冻得梆硬,但他吃得特别香甜。

17岁在鄂尔多斯的工地上打工时,王

哲失去了右臂。当他从剧痛中醒来,泪流满面的母亲哭喊着“你将来可咋办啊”,他异常冷静地安慰母亲:“没事,妈,我能养活自己。”

在王哲的家乡东北,刘欢的歌曲《从头再来》曾盛极一时,“看成败,人生豪迈,只不过是从头再来”成了许多当地人的生活写照。这首歌也激励了王哲。他在网吧当过网管,开过三轮车拉脚,还养过猪,但都没有挣到钱,他挨过了不知多少个“寒冬”。王哲说,能生活自理顶多算“活着”,他要有自己的“生活”。

失去右臂、家境贫寒让王哲有了坚韧的性格,互联网催生的新兴职业给了他自尊地生活的可能和希望。第一次应聘外卖员,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和安全性问题,平台公司谢绝了他。但他并未气馁,一次不行两次,两次不行三次。

2019年的春天,一个独臂“小黄人”开始穿梭在大街小巷。从开始时一个小时只能送一单,到成为公司的“单王”,王哲经受了

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。勤奋的他引起了工会的关注,先后荣获阜新五一劳动奖章、辽宁五一劳动奖章,并当选中国工会十八大代表。

我曾去过王哲在彰武县用每月100元租的小院。走过一条长长的坑洼小路,胡同最里面倒数第二间就是了。前后两间平房,院里堆着杂物,东西虽多,却不脏不乱。家里贴满了励志话语,环顾一圈,感觉温馨。

见面两次,王哲总是把鞋擦得干干净净,衣服也穿得平平整整。他一周一换床单被罩,院子种菜,屋里养鱼。工作之余,他还喜欢拍摄短视频记录生活,许多人看到他的故事深受感动,甚至在点外卖时会特意留言给商家:希望让王哲来配送。有几家公司想找他签约,希望包装起来吸引粉丝,被他拒绝了,“火不火无所谓,靠卖惨吸引眼球这事不能干。”

做外卖骑手的这几年,王哲知足、快乐。伙伴们总以顺路为名将货单让给他;客户阿姨看到他在雨中送货,会俯身将塑料袋套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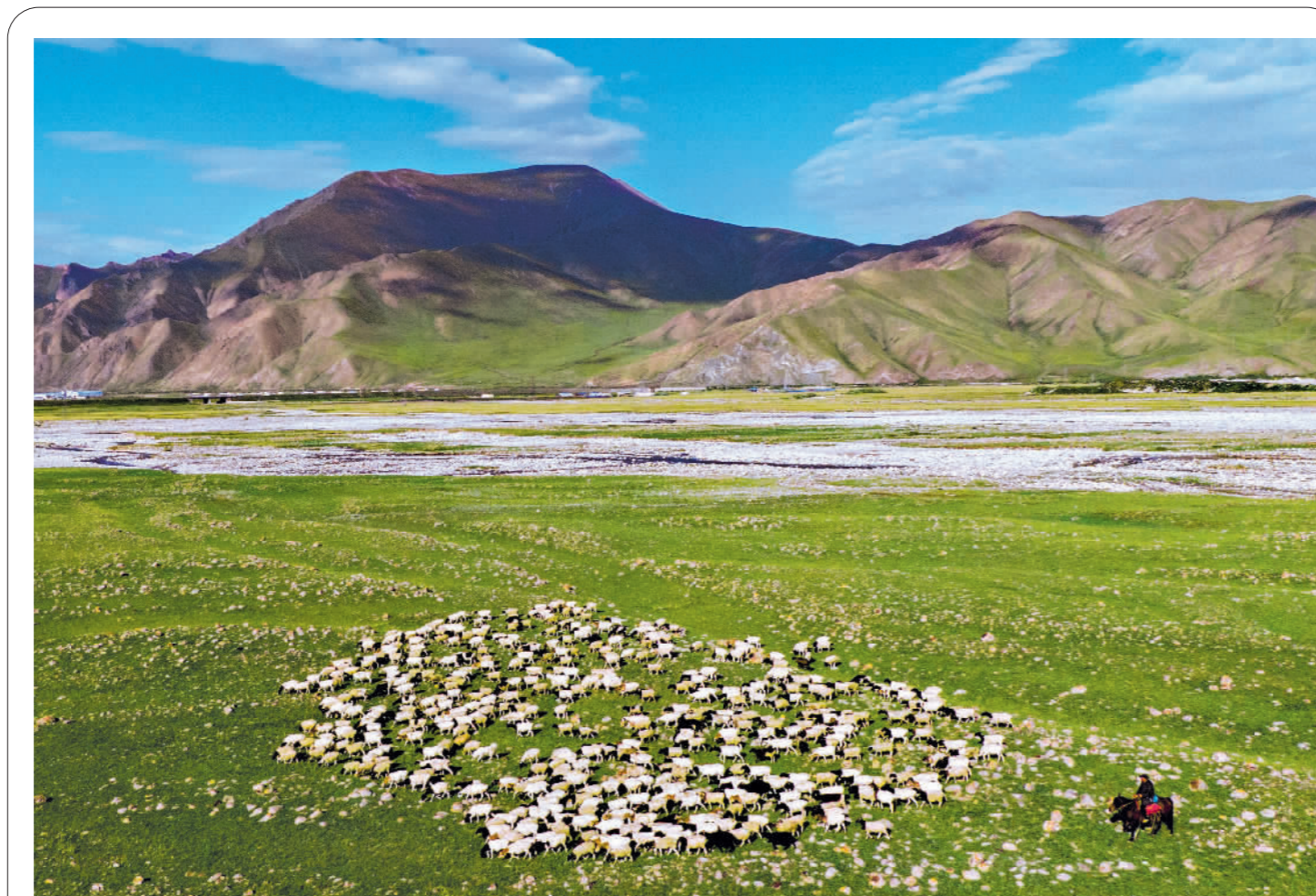


他的脚上;怕他饿肚子,经理会做土豆丝给他吃;他一下子拿不了两箱矿泉水上楼,在群里一发动态,好几个骑手赶来帮忙。

王哲跟我说:“你们都说我心态好,那是因为我周围的世界充满温暖,现在得到的一切足以让我坚强。”

这些小事,让王哲常怀感恩之心,更加热爱生活。

下雨积水,汽车熄火,王哲会帮人推一把;阿姨骑车速度快,水果滚了一地,他会停车帮忙追着捡回来;垃圾清运车不小心掉下垃圾袋,他会停下来把它拖到路边;遇到失去一条腿的摊主卖香蕉,他会把剩下的几把香蕉全买下……



8月27日,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,牧民正赶着羊群行进在天山脚下,前往秋牧场。从8月末至9月初,新疆多地陆续进入秋季转场高峰期。

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

秋季转场

刘强

周末,我和家人去吃早茶,没想到茶楼内人声鼎沸,座无虚席。服务员为我们提供两种方案:一是排队等空桌,二是与他人拼桌。排队之人众多,我们选择拼桌。

在服务员“主持”下,我们成功地与另外一家三口共享一张餐桌。已在享用茶点的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,小两口都戴着眼镜,文质彬彬,孩子眨着一双水灵灵的眼睛打量着我们。

“抱歉哈,可能打扰你们了。”我冲着他们说道。

“没关系,喝个早茶,相逢何必曾相识嘛。”对方男人笑着说。然后,招呼我们落座。

记一次拼桌

我向服务员要了菜单,正欲点菜,对方男人马上把他们的茶点转了过来:“小朋友,饿了吧?来,先吃点。”这句话把我儿子逗乐了,马上回答说:“谢谢叔叔,等会儿吧。”

对方男人站起身,分别夹了一块糕点放在我儿子和女儿碗里:“能拼在一桌就是缘分,一起吃吧。”

“您太客气了,是的,拼桌就是缘分啊。”我接过话茬,并示意孩子们:“既然叔叔这么热情,那你们俩就先吃吧。”

点完菜,我也接受了对方端过来的红茶,一边品味,一边聊起天来。他们的孩子恰好与我儿子在同一个学校,只不过低一个年级。我自带了绿茶,待水煮沸刚好,斟上两杯,也端给他们品尝。双方在工作近况、孩子教育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交流。很快我们的茶

点也陆续上桌,妻子不停招呼对方一起吃。

儿子和女儿吃饱喝足,有些坐不住了,妻子便掏出手机,让他们看下载好的电影。对方的孩子也围了过来,三个孩子挤成一团,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,笑声不断。

我们四个大人,也仿佛是相见恨晚的朋友,越聊越多,甚至还聊到了隐隐乡愁。谈笑间,对方男人接了一个电话后对我们说:“抱歉,有事要先走,咱们加个微信吧,保持联系。”我打开手机,扫了一下他的二维码。

小男孩恋恋不舍地站起来,我儿子对他说:“我在五三班,到学校可以找我玩。”他们离开后,餐桌上顿时失去了刚才的欢声笑语,我心里有些失落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,能够拼桌一起吃饭,还能吃得这么开心,真是缘分。

秋夜捕河蟹

见我好奇,父亲告诉我,在河中竖起水栅栏,是为了截住螃蟹的去路,而在水中拉起烟熏过的草绳,是因为螃蟹惧怕烟火味,当遇到烟熏过的草绳就绕道而行,慢慢进入沟槽,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顺势而行,最后掉入水缸。

当最后一行大雁再落下汀洲,四周开始安静下来,只听见哗哗的流水声。夜,愈来愈深了。广阔的水乡,忽闪着一个个暗蓝色的水光,仿佛一匹匹古老的蜡染。星星倒映河中,随水流淌。远方的入江口,有大鱼拨水的声音。

白天被日头蒸发的水气,此时凝结成乳白的夜雾,在河滩飘荡,沾在草上,结成露珠。水边的气温下降速度真快,到了夜半,冷气直往毛孔钻。父亲担心我被冻坏,将附近田里的稻草扯成一堆,于水缸旁生了一堆火。围坐在篝火旁,正当昏昏沉沉入睡之际,只感觉父亲轻轻地摸了摸我一下,耳畔传来他

沙哑的低语:“河蟹上岸啦!”

我一听,浑身一激灵,醒了过来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借着昏暗的火光,只见几只黑黢黢的小家伙顺着草绳方向移动。它们横着爬进沟槽,走走停停,湿漉漉地闪着青苍的幽光,眼睛如发光的绿豆,样子显得十分机警。

“是河蟹!”我刚要叫出声,却被父亲的一只手捂住。他努了努嘴,眼睛像星星一样明亮,我朝那几只河蟹身后一瞧,呵,好戏还在后头!原来,前面的几只“探子”,更多的“主力军”正准备登陆——在水栅栏处,一群河蟹聚集在那里,仿佛一团墨云。过了一会,见“探子”安全无事,河蟹们陆续从水中爬起,尾随而来。

扑通!爬到头尽头的螃蟹,掉进了水缸。后面的螃蟹挤着前行,相继掉进了缸里。只听见深井似的缸里,传来它们吐泡沫的唧唧声。枕着螃蟹缓缓爬行的声音,父子俩席地而卧,不知不觉坠入梦乡。

稻花香

陆章健

秋风
掺杂着稻花的清香
轻拂着我的村庄
一群麻雀
站在老屋的墙头
叽叽喳喳
它们谈论着
饱满无忧的日子
很快就要到来
我在他乡也闻到了
从田野里吹来的稻花香
我和工友们
谈起农事
轻轻叹息着
此刻回不去的故乡

车过天安门

袁长江

每当我乘车路过天安门的时候,就会想起一位老先生。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。

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北京西站刚刚落成不久,52路公交车从南磨坊站通到了北京西站。我坐上这趟公交车,后给人让了座,往后面走过去,停在后车门处。眼前的座位上坐着一位老先生,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。

不知不觉地,车到了东单,那位老先生突然坐直了身体,我以为他要下车了,忙挤挤身后的乘客欲给他让路。不想他并非是要下车,而是把身体侧向了路的北侧,同时举起了右手,很严肃认真地把做着遮阳状的手掌靠在了额边。他这是敬礼,向着长安街的北边敬礼。

车上离他近的人都看着他,他却目不转睛地看着车窗外,一直保持着敬礼姿态,直到车过了天安门,过了新华门,过了中宣部大院,好像是等过了邮电大楼,他才慢慢地把手放下来并转过身。

随着“爷爷”的一声,我才注意到他的旁边,不知什么时候挤过来了一个背书包的小学生。“您为什么要对着北边敬礼呀?”他看了看这名小学生,又环顾四周。他清了清嗓子,然后说:“我们车走的这长安街,北边有红墙,红墙的中间是天安门。”他说,自己是一个老兵,当过新四军、解放军,参加过抗美援朝。只要车过天安门,他都会向着北面敬礼,“代表我自己和我的那些战友”。

此后我常常想起那天乘车的情景。而自那辆车过天安门后,我对军人就格外多了些敬重。我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去乘车过天安门,走长安街,欣赏长安街上日新月异的美景。

刘峰

故乡是水乡,靠水吃水,到了金秋时节,正好捕捉河蟹。

那日黄昏,得知父亲将带我去捕河蟹,我不禁欢呼雀跃。只见父亲操起扁担,一头挑着一捆用烟熏过的草绳,一头挑着一口水缸,迎着天边最后一抹余光,朝河的方向走去。

随着河滩越近,那弥漫在水天的藻香、泥香越浓。只见滩涂上,到处是螃蟹爬行的痕迹,密密麻麻,层层叠叠。

父亲选择了这一段河流最窄的地方,在河滩上挖了一条约五米长的沟槽,于末端挖下一个坑,埋入水缸;接下来,他用镰刀在河滩割了一捆芦苇,削去芦叶、芦花,只留下硬实的芦秆;随后,他下了河,将芦秆一一插入河中,形成一道栅栏;最后,他将草绳横在河水中,一头埋入沟槽。